

夏鬱

瀛苑副刊

2003，一個盛夏的時分，距今一年有餘的時刻，南風獵獵向我，夏陽映射上我胸前那身白色上衣的藍色繡線。那是個標誌，那是種標語，一襲制式的束縛，一成串無理蠻橫的條文，桎梏了我青年的時光，阻撓了我洋溢的思維；壓抑出一顆破繭的心靈，綻裂了碎痕下永不掩飾的殘忍……

浩浩脈動左右校園的行進，在鐘聲響起的一瞬間，黑板上密麻的粉白字跡模糊成一片醜陋的臉孔。周圍充斥著百樣的心思愁慮，漫著悲憤、無奈、麻木、空白，沒有誰的心思隨著錶面而波動，沒有誰的腦袋思索著下一秒的行進。望向昏黃紫薇的天景，在末日宣言與頭角崢嶸和我們扼止的歌聲下，默默地反抗，靜靜地追逐，沒有誰會相對扶持，沒有誰會頓下腳步去對周遭事物加以正視。熱血的奔騰在心思下蠢動，自負的眼神與騷動的鋒芒宣示著反叛的時節已至，面臨著呆板教條與教本的不知所云，肅殺的氛圍傳染了磚牆內每一顆欲動的眼瞳，在悲哀的佐證與幫襯下倍顯出青春年少的黯淡無光。我們僅是學生，一群埋首書前的學生，每一頁書面的鉛字下流竄著我們的鮮血，每一劃筆觸下有著傷深入骨的殘痕。那是2003的盛夏，在錯綜教條的規制下，對時代的反擊，對冬烘師長口中至高無上的規範大加撻伐，對不合時宜的秩序徹底背叛，對自我思想意圖獨立的朗朗申言……

這是一次年輕的反動，訴諸著不願被時代洪流沖刷生命的悸動。於是，我們發言，用破碎邏輯的心聲呈送入一去無回的廳堂，用浪漫與熱忱呼喊出切肌入理的嘶啞。沒有人回應，沒有人投注關懷，一顆顆渾沌錯位的內心，零散窘迫的論言，被時代的風向牽引至歷史交雜的古戰場的甬道……

過早的自我啟蒙招致更為寒愴與孤立的困厄和險阻，在矛盾猶豫遲疑徬徨的路程上，抒發的言語不堪一擊地破碎於戰場上，沒有人聽見哀嚎，沒有人望見那懾人刀光的逼近，沒有人發現那僵化心智的絆索。當青春的創意與激昂夢想被傳統守舊的利刃刺入，突然沉載於暖陽光亮與森冷冰河的介面上，我望不見粼粼波光的閃爍，我聽不見溺斃前呼嘯的泣聲，唯一的救贖被時代濃稠的迂腐所淹沒，荒謬的自我在無奈視角裡衍生的驚慌失措中，倉促地重回母體的秩序。

在甘於臣服時代的觀眾面前，我們揭開了自扮丑角的序曲，在沒有結局的慌忙下潦草地謝幕拆景；是一齣喜劇悲劇鬧劇默劇，在自以為是的動作下攀越禮制的圍籬豎起生命的旗幟，豔旌當風，卻燃放於舊俗抑制的烈燄裡。

悲劇之闕如。觀眾之闕如。掌聲之闕如。憐憫仰望，憂悒於不得不的雛型。

當秋風羸弱地吹去，失焦的步伐終又循更顛簸的小徑重溫過往足跡與轍印。在歷經了無數鐘擺的迴盪，我望向今夏的海，是那樣地寬闊，也那樣地藍……